

法國學法文趣談—二十歲的人生，從學法文開始

沈芸可

我人生中為自己做的第一個重要決定，便是開始學法文。當年我二十歲，這個當初看來小小的、微不足道一個決心，卻讓我今天能如意地在法國做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，過上一段自己想要的生活，這絕對是六年前的我始料未及的。

會開始學法文，始因於大學念了一個不喜歡的科系，當時對人生感到徬徨，機緣下選修到一堂大學開設的初階法文學分，每週兩小時，每次都很期待。當時對未來感到徬徨的我，在上完一個學期的法文課後，某個茫然的午後突然一個念頭閃過：「既然開始學了，不如就把它學到好吧！」根據心理學家的說法，這便是所謂的「啊哈！」時刻¹，從那一刻起，我知道我要做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決定，我要做一件真正喜歡的事。

於是當時在桃園念書的我，每週通勤兩次到台北的師大法語中心上課，由於一個月生活費只有六千元，便利用課餘時間在餐廳打工，用微薄收入支付法文學費。

當時的我萬萬想不到，自己之後會考上同一層樓的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，更想不到以後會留在法國工作，而那份每小時不到 95

元的超低工資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真是物超所值。

二十四歲那一年，我得到學校提供的法國交換機會，到法國念書，並幸運地在當地得到一份酒莊實習的工作。儘管在台灣學過一些法文，但是到真正在法國生活後，才發現書本的學習與生活的實際應用，並不完全能相提並論，那些曾出現在課本上的經典對談，如「你好嗎？我很好，你呢？」等等之類的論述，在實際生活很容易就會破功，人與人交談並不按照牌理出牌，尤其是法國人，雖然總是笑咪咪地，但直率的言談下總有個深邃且難以臆測的含意。

但仔細回想起來，剛開始在酒莊工作時，每天最怕的不是跟同事交談，而是接電話。電話是個神奇的東西，藉由一個聽筒將音訊傳遞，看不見對方的臉，也沒有前置情境，對於一個無法僅藉聽力來理解資訊的人來說，著實是個大挑戰，即使要對方留下聯絡資料，也需要能即時將法文轉換成數字的能力。

當時經常在辦公室處理雜事的我，最懼怕的就是電話聲響起，自己一個人無法不面對，那急而響的鈴劃破整個酒莊的寧靜，我總要

硬著頭皮伸手去接，每一次，我都可以感受到自己頭皮發麻以及全身豎立的毛髮，以及講完電話後全身癱軟的無力。隨著時間積累，法文逐漸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但當我意會到自己在普遍時刻，已不再特別需心力思考，便能流暢說出法文時，卻已經是一年後的事。

當時我在第二間酒莊工作，主要工作內容是酒類解說員，再加上因為是奢侈品類目，法國公司配給我們每人全套的制服，從合身剪裁的洋裝、西裝外套、鞋子，甚至是配戴使用的手錶、用筆、皮革小包等，都是公司希望的品牌形象，除了這些實質物件外，公司也給我們一整週的培訓期，從言行舉止以及品牌認同等，算是從頭到腳的把一個人塑造成他們理想中的模樣。

而語言當然也是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記得那週的課程中，有一天重點是放在言談，公司投影片洋洋灑灑地列出我們「不應該說」以及「應該說」的句子，有些句子翻譯成中文根本沒有大礙，更說不上是不好，但法文就是這麼講究。譬如中文說「請你跟我來」，英文也是差不多的說法，法文卻會說「我邀請你跟隨我來。」周周轉轉，十分不了當，因此我經常跟法文朋友抱怨：「你們法國人講話就是文謔謔。」但他們卻說這是一種禮貌。法式禮節，從語言就開始。於是我花了很多心力在琢磨

自己堆砌出來的句子，以確保對方能夠理解，避免可能導致的誤會，為了能說出像法國人一樣的句法排列與音調，我下班後還勤快抄寫覆誦品牌大師的導覽影片，這些回想起來痛苦不堪的過程，卻讓我能逐漸自在地與法國人交談，更幫助我在往後找工作面試的過程中，無往不利。

常有人問我：「在法國找工作，法文很重要嗎？」我的回答經常是：「重要，但也不重要。」重要的原因是，如果不講法文，幾乎不可能找到一份雇主願意幫你申請簽證的工作，但即使會講法文，雇主也不會因為如此就雇用你。法文之於法國人，是他們堅守驕傲的防線，所有文件手續都是法文，面試也是法文，要先有能力過這關，才有資格談下一步。

如今想起，我的法文之路就是在這樣跌跌撞撞且鬧了不少笑話的過程中，一步一步地站起，若問有什麼要特別叮嚀的地方，就是不要害怕被取笑，雖然有時自己無心插柳的言談，會被身旁的法國人笑到歪腰，甚至在無意識中講出不知道是髒話的髒話。

但是告訴你們一個秘密，每犯一個口誤，你的功力就會進階一級，等到集滿一百點，你就能上場打怪了。

(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、法國昂傑大學觀光學院，現旅居法國)

註釋：

1. 「啊哈！時刻」是一位心理學家於 TED 演講「二十歲的人生，不能等到三十歲才開始」中提出的理論，意指人生中所經歷某個開竅、頓悟的時刻。